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 
第十六回 開書局志士巧賺人 得電報富翁歸視妾

卻說田雁門聽見黃子文說要開辦書局，黃子文又是他向來信服之人，因此滿口答應，便道：「黃大哥熱誠愛國，可欽可敬！現在又為輸灌文明起見，這點點子股本，我兄弟還敢吝惜嗎？但是要請問大哥，章程定了沒有？」黃子文道：「現在不過創議，就蒙老弟贊成，這書局已有了基礎了。至於章程一切，總得細細斟酌方能呈教。」田雁門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這呈教二字，下的太廉虛了。」黃子文見事已有眉目，不覺大喜，又和田雁門談了些別的，就出了茶棧，叫部人力車，一拉拉到棋盤街鴻文書館。這鴻文書館是專售鉛字機器的，有幾十萬的資本，一應俱全。黃子文跳下車來，給了車錢，便到鴻文書館的第二層樓上，找尋陸先生。這陸先生名必奎，是鴻文書館管帳的，與黃子文本來認識，不過沒有什麼交情罷了。二人接見之下，黃子文便把來意細細告訴了他。陸先生道：「黃兄原來是要作成敝局生意的。但是敝局的機器也有好幾種，鉛字有好幾號，不知黃兄要哪種的機器？哪號的鉛字？」黃子文道：「又要印書，又要印報。不曉得要用什麼機器？什麼鉛字？」陸先生道：「這樣說，一副十二頁的機器總要了。鉛字除掉頭號跟著六號，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五號，都缺一不可的。」黃子文說道：「就請先生估算估算，要多少價錢。」陸先生在書桌上拿過一把算盤，滴滴搭搭算了半天：「這一部機器，總在一千左右；一副打樣機器，總在一百左右；四副鉛字，總在一千五百左右；還有什麼花邊、鉛條、鉛線、鉛胚之類，一古腦兒非四千塊洋錢不辦。」黃子文道：「我也是替人經手的，將來事成之後，折扣總要好看些。」

陸先生道：「無例不興，有例不減。人家是什麼樣的折扣，黃兄也是什麼樣的折扣。這個名堂，叫只做欺眾不欺一。」黃子文聽了，沉吟半晌，又叫陸先生照剛才所說的開了一篇帳，揣在懷裡，告辭而去。

黃子文得出鴻文書館之後，心中便想道：「照他所開的價，卻也不即不離。我這回開書局，不過是個由頭，原要把田雁門的錢誑一大票，以供嫖賭吃喝之用。這點點子折扣，有限得緊。」

我不如尋兩副舊機器、舊鉛字，搪塞搪塞，也就完了。」主意定了。由棋盤街逕到四馬路，看見出局的轎子絡繹不絕，又看見袁寶珠的大姊穿著一件點子花白洋紗的衫子，底下白點子花洋紗的褲子，著了一雙剪刀口的玄緞鞋子，一個頭梳得光澤可鑒，不戴一些簪珥，更覺波俏動人。黃子文定了腳，呆呆的看她，那大姊頭也不回，徑自去了。黃子文不覺悵然。後回來後馬路茶棧，打聽得田雁門赴宴去了。管家開了晚飯，黃子文吃過，便在自己牀前一張外國寫字檯上點了一支洋蠟燭，找出筆墨，寫了一張創辦書局的小啟。後面附了八條章程，把日本新名詞填了又填，砌了又砌，都是那些文明野蠻開通閉塞的話頭；又謄正了一張折好放在身邊，聽那壁上的掛鐘，已當、當、當的敲十二點了，田雁門還不見回來。心裡十分納悶，便把自來火旋滅了，單留下一個洋蠟燭的頭兒，隨手在皮包內抽出一本破書，橫在牀上，細細的看，原來是本《流血主義》。看了一會，兩眼朦朧上來，便把書丟在一邊，扯過被頭，和衣睡去。

一霎間，外面人喧馬嘶，卻是田雁門回來了。問過管家，知道子文已睡，便也安寢。一宿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黃子文畢竟心中有事，絕早起來去推田雁門的房門，一個管家低低的說道：「還早哩！老爺總要晌午時才伸腰呢！」黃子文自是悶悶，用過早點，出去繞了一轉。回來看看田雁門仍無消息，便急得他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直到吃過飯，日色平西，才見管家舀臉水進去。黃子文耐不住了，一腳跨進去，看見田雁門正在馬桶上，兩人便談起天來。等到雁門解完了手，盥洗已過，黃子文例將昨晚寫的那份東西，送給他瞧。

田雁門且不看，望牀上擺的那副煙盤裡一摺，管家送過打好的鴉片煙，都是什麼金沙門銀沙門，一個個裝好的。另外一個白磁盤，把這些裝好煙的門，都放在白磁盤裡。只見田雁門拿來，一個個套上象牙槍、虯角槍、甘蔗槍、廣竹槍，倒過頭去，呼呼的抽了半天，方得完事。這才伸手把那份東西取過，細細的看了一遍，連聲說好。便問黃子文道：「大哥高見，自是不差。」

但不知這份印書印報的傢伙，到什麼地方去辦呢？」黃子文道：

「我已經寫信到日本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日原活版部去定了，不過要先匯些定銀去，才能算數。」田雁門道：「這定銀要多少呢？」黃子文道：「一共要到六千銀子，至少一成總要了。」

田雁門道：「這又何難！」一面叫管家把鐵櫃開了，檢出一疊紙頭來。田雁門扳著看了一遍，抽出兩張匯票、一張二百兩，一張四百兩，遞與黃子文道：「這是六百兩，先拿去作定銀。」

黃子文接過，喜得滿心奇癢，便道：「現在日本金融的價值，不知有無上下，我須自己到正金銀行裡去問個明白，扣著中國的折頭，然後叫他們匯過去，不致吃虧。」田雁門道：「悉憑尊便吧。」

當下黃子文只推說要到正金銀行裡去，向田雁門告辭出門。

到了莊上，將匯票換成鈔票，一起放好；趕到中虹橋下廣東小館子飽餐一頓；又沿路叫了部馬車，先到虹口紅幫裁縫店內，定了幾套華麗的西裝衣服，又去看金慕墩那些人，也有碰著的，也有碰不著的。

晚上卻一個人到了海國春，寫了幾張客票，去請沈自由一千人物，也到了兩三個。大家鬧著要叫局，黃子文正在躍躍欲試，巴不得一聲，搶過筆硯替眾人寫了。自己故作躊躇道：「我叫誰呢？」眾人七張八嘴的舉薦陳書香、洪如花、周飛霞、李玉環那些人，黃子文只是搖頭。落後還是沈自由道：「主權不可放棄，還是我公自己想吧。」黃子文便寫了袁寶珠，眾人不曉得前番那篇文章，卻不甚留意。少時吃過了幾道菜，叫的局陸陸續續來了，臨末方是袁寶珠，袁寶珠見了個毛頭鷹一樣的人，心中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彷彿有些記得，便道：「耐阿是搭錢大人淘格？倪一幫裡是勿做兩個人格。」說罷，抽身便走。黃子文甚為掃興，虧得跟局大姊一眼瞥見了黃子文，便道：「俚亦勿是錢大人格朋友，俚是金大少格朋友呀。格日子是錢大人托金大少去邀得來格，礙啥介？」寶珠方始訕訕的坐下，黃子文不覺又鼓起興來。

那大姊一面裝煙，一面便向黃子文攀談。黃子文把編造的假話，子午卯酉，說了一遍。那大姊十分相信，寶珠卻是冷冷的。少時吃畢，各局紛紛而去。寶珠臨去的時候，免不得說聲：

「晏歌請過來。」那大姊卻把眼睛一睜，睜得黃子文六神無主。會過了鈔，沈自由那些人便拖著黃子文去打茶圍。看看已到十二點種，黃子文恐怕田雁門疑心於他，便急急忙忙的回。誰知田雁門又出去了，黃子文便自己埋怨自己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我何不再逛一回呢？」沒奈何，只得閉了房門，悄悄安寢。

過了兩日，田雁門忽然請黃子文到自己房間裡坐下，說道：

「剛才接到舍下一個電報，第三個小妾，病在垂危，催促兄弟連夜回去。書局的事，兄弟既然答應了一手接流，不便食言。」

如今有四千銀子的莊票在此，你先拿去，創辦起來。以後倘有不敷，再寫信給兄弟，另行籌匯，決不致事敗垂成的。」黃子文接過莊票，便道：「我二人相見以心，那些契券文憑的故套，也可以蠲免的了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必斷不負此重任就是了。」

田雁門說了幾句「全仗大材」的話，便忙丟丟出門去了。一面管家捆行李打包裹，忙得不可開交。黃子文錢已到手，心滿意足。見田雁門出去了，他便故作鎮靜，回到自己房間內秉燭觀書。等到田雁門將上輪船，他才起身相送，彼此叮囑而別。田雁門既去，他想茶棧裡不能住了，到了次日，便搬到四馬路一家頂闊的棧房裡，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」的起來了。